

传唱有新人,传歌有新法,传承有新貌

侗族大歌响彻三江

本报驻广西记者 郭凯倩

3月17日,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多耶广场好不热闹,这里正在举行该县第三届侗族大歌比赛,从古稀老人到总角小儿,35支歌队近千入借此机会大展歌喉。

侗族大歌是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的侗族传统民间合唱形式,先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侗乡人的不懈努力下,淳朴的歌声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在三江侗族自治县文化馆,“侗韵之声”合唱团的排练每周都按时进行。合唱团的70名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大多数是侗族大歌的新传承人。“合唱团要求很高,形象好、声音亮、懂乐理知识……我们都是经过层层筛选进来的。”合唱团成员李迎春表示,大家都喜欢唱侗族大歌,即便门槛高,当初报名时队列也一度排到数十米开外。

“别人60岁退休,我是60岁才开始走上讲坛。”侗族大歌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吴光祖如今在三江县富禄乡的匡里小学教侗族大歌,每周8节课。“以前唱侗歌被视为没前途,年轻人都不出去打工了,我们甚至还要花钱请人学。”吴光祖说。现在侗族大歌成了人人追捧的民族艺术。据统计,如今,三江民间活跃的侗族大歌队有50多支,几乎每个乡镇有队伍;县中学、县职校以及富禄、高安等



侗族大歌比赛现场 姜华 摄

侗族乡镇的多所中小学校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侗族大歌进校园”活动。2015年,吴光祖还与柳州市群众艺术馆合作编制《侗族大歌教材》,收录了32首传唱最广的侗族大歌,成为院校教学和社会培训的标准教材。

在三江县,16名侗族大歌代表性

传承人用不同的方式承担着侗族大歌创新传统的重担。三江县中学从2005年起引入侗族大歌教学。“我们的目标是让每名学生会唱大歌。”13年来,侗族大歌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杨芸香不仅实现了侗族大歌的长期普及教学,并且培养出近200名声乐艺术生。最近,她还尝试在微信群里远程为在外地的侗族乡亲教授侗族大歌。

作为“侗韵之声”合唱团的老师,侗族大歌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吴纯娟用现代合唱的方式打造“侗韵之声”。“比如扩增传统曲目的声部,强化声部的高低强弱,使侗族大歌的表现力更加丰富和充满艺术性。”吴纯娟说。“我想把侗戏里的一首酒歌改编成侗族大歌。”年轻的侗族大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杨恒斌则更擅长侗族大歌的创新,他用民歌的曲风对侗族大歌进行了重新演绎,迄今已创作了50多首新歌。

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也不断发力。截至2017年,三江县已先后在三江县中学、梅林乡政府大楼、新民小学等建设了侗族大歌展演场馆和5所乡村课堂,配置了音响器材及教学设备,让这些地方也成了侗族大歌传承人传歌带徒的场所。

“戏台和广场是侗寨群众平时唱大歌的地方。随着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工程的推进,戏台和广场在民

族文化传承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柳州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曾飞云介绍,2018年,三江县将实现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的全覆盖。

每年的侗族大歌比赛不仅是各乡镇展示自家风貌的舞台,也是对三江开展侗族大歌保护传承工作成果的检验。“参赛队伍都是来自各个乡镇和不同机关单位的民间歌队,其中‘全家总动员’的不在少数。”县文化馆馆长石妮妮表示,大多数参赛队伍都接受过县里组织的侗族大歌免费培训班。通过培训,侗族大歌广泛地“飞”入了校园、乡村、社区、机关、企业。

“传承民族文化的关键在于找到让它生存发展的空间。”杨恒斌自2002年开始便在桂林的景区唱侗歌谋生,从最初一个人唱到现在组了一个歌队,他的歌队甚至唱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杨恒斌表示,侗族大歌就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如今老家很多年轻人都重新回乡学习侗歌和侗舞。

三江县每年以侗族风情吸引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唱侗族大歌、跳多耶舞、吃百家宴成为三江旅游的招牌。借助展会、庆典、展演等交流活动的推广,侗族大歌的魅力也传遍了上海、山东、内蒙古等地。在“留下来”和“走出去”的道路上,侗族大歌的光芒愈发熠熠生辉。



3月30日,北京市东城区景山街道魏家社区举办了主题为“拥抱新时代 描绘新风貌 放飞新梦想”的画纸鸢文化活动。社区群众欢聚一堂,用手中画笔描绘幸福生活。据介绍,魏家社区自2013年开始打造“左邻右舍民俗文化苑”特色品牌,以文化为“媒”,以共建为“桥”,促进了社区和谐。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卢旭 摄

强化思想引领 夯实工作基础 优化机构设置

全国文联系统在湘召开深化改革座谈会

本报讯(驻湖南记者张玲)3月29日至30日,全国文联系统深化改革座谈会在湖南长沙召开。

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文联系统深化改革的工作部署和中央深改办督察要求,交流全国文联系统深化改革进展情况和工作经验,研究分析问题,推动各级文联系统加快进度、加大力度做好文联系统深化改革工作。

会议提出,当前,文联深化改革正处在关键时期,省市级文联要聚焦主责主业,

突出抓好文联改革的重点工作。要强化思想引领,突出文联组织的政治性;补齐短板,夯实文联工作基础;延伸工作手臂,拓展联络服务广度;做强网上文联,放大职能措施效用;优化机构设置,提高履职尽责能力;加强创作引导,发挥推动文艺繁荣的作用。要把抓改革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切实扛在肩上、抓在手上,集中精力抓改革方案的细化、落实,确保今年年内完成各项阶段性改革任务。要加强对地方文联改革的指导和督促推动,及时了解地方文联改革的推进情况,加快推进全国文联系统深化改革工作,确保如期完成改革的阶段性任务。

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青海成果展举办

本报讯 3月27日,由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主办,青海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文化和旅游局、教育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培计划青海成果展”在西宁青海美术馆开展。

本次展览以“守望·传承·发展”为主题,采用文字、图片、实物、艺人现场技艺展示、互动体验等综合展示手段,集中展现了青海省3年来举办的23期培训班1210名学员的学习成果。展

览分青海民族大学研培展区、青海师范大学研培展区、省外院校研培展区三大部分,展出了包括热贡艺术、银铜器制作与鎏金工艺、泽库和日石刻、湟中堆绣、土族盘绣、贵南藏绣、河湟刺绣等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的两百余件精美作品。

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培计划”启动。同年7月,青海民族大学“中国非遗唐卡传承人研培培训班”开班,拉开青海研培工作序幕。(蔡文斌)

美玉琢而成器,《时间森林》也尚有可琢磨之处。比如,设置遗失时光事务所的那场戏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唐朵朵记住童年的美好时光,还是让她醒悟自己的生活缺少快乐?戏中,那本遗失的日记里记载着唐朵朵不快乐的原因:“同学们说的玩具的名字,我都听不懂。他们在讨论新看的动画片有多棒的时候,我也插不上嘴。放学后同学们一起玩各种游戏,我都不去。我每天有很多的功课要做,我没时间。我想玩儿,可如果我在玩儿的时候别人在学习……我怎么办?”对此,齿轮小姐则说:“每个人都需要寻找时间的缝隙,去感受时间的意义。”——这段话究竟有何深意?唐朵朵究竟最终应该如何摆正自己的时间观?显然作者还没想好,就只能用歌唱一带而过了。再如,最终如何战胜剧中反派人物“逆时针”,如何夺回被偷走的时间?目前的设置还太简单,太浮于表面,这就需要主创人员更巧妙的构思了。倘能继续不断琢磨,《时间森林》可能成为当今儿童剧的杰作。有了非凡创意之后,更需要非凡的努力。

时间的想象

——观儿童剧《时间森林》

欧阳逸冰

在儿童剧《时间森林》中,最值得赞赏的就是它的想象力。

剧中,小主人公唐高高瞬间“变”成了老人,以此来警示孩子们要珍惜时间。这一想象是有依据的——从哲学意义而言,时间的内涵便是“无尽永恒”,其增量永远是正数。

可贵的是,《时间森林》的想象没有单纯停留在时光易逝上,而是把“时间”与“森林”联系起来,把抽象的“时间”具象为“森林”。一下子,思维定势的屏障被打开,想象的激流宣泄出来。于是,出现了具有整体架构意

义的情境设置和人物形象设置——“时间审判庭”“遗失时光事务所”以及提供正确意见的“扫时光的老爷爷”和制造事端、专门骗取别人时间的反派角色“逆时针”。

这些情境和人物形象设置颇具创意。这些非凡的想象都源于儿童对时间的独特理解。特别是遗失时光事务所里居住的“人”——齿轮小姐、毛毛熊、裙子、手风琴、日记本,还有那个曾立在主人公门口的绿圆筒,都是剧中另一位小主人公——唐高高的妹妹唐朵朵曾经使用过的,甚至是天天陪伴她的贴身物品。但在那里,他们却变成了遗失时光中的具象。这些具象连缀起来,“恰好”构成了已被唐朵朵忘却的昔日时光。这

段昔日时光记载着她的追求和困惑,无处不流露着温馨与美妙。“我明白了,生命中没有相同的一分钟,每一分每一秒都有特殊的意义。”当主人公妮妮道出这句总结性话语,“珍爱时间”这句格言也润物细无声地流入小观众的心田。

驾驭住了儿童思维的独特规律,放飞想象的羽翼,跨越前人的制高点,创造出令儿童惊喜的戏剧情境和人物,应该是《时间森林》成功的奥妙。

近年来,一句“时间去哪儿了”集中体现出当代人匆忙之后的迷惑与思考。孩子们也同样思考着时间的意义。这或许就是作为现代童话的《时间森林》具有现实性的一面吧。

陈素琴远远地走过来,仿佛带来了一缕春风。她身着黑色套装,外披深色羊绒大衣,大方得体,神采奕奕,一看就是那种干练率真、极具观众缘的演员。

1972年,陈素琴出生于太行山区的一户贫困人家。受父辈影响,陈素琴从小热爱戏曲,12岁考入山西省高平艺术学校,主攻旦角,兼及青衣,毕业后进入高平市人民剧团。1988年,陈素琴参加山西省首届艺术新秀选拔赛获演员一等奖,小荷已露尖尖角。2000年,陈素琴在上党梆子新编历史剧《陈圆圆》中担当主演,一鸣惊人,获第六届“映山红”民间戏曲节表演第一名。2002年,上党梆子《陈圆圆》《杀妻》进京展演,陈素琴凭借精湛的演技蟠宫折桂,摘取了当年的梅花奖。从此,陈素琴一发而不可收,《西沟女儿》中的申纪兰、《太行娘亲》中的赵氏、《深山腊梅》中的兰英、《红腰带》中的杏花……让她在中国戏曲舞台上绽放出夺目光彩。

“上党梆子是我心中的歌,不唱我会窒息。”陈素琴说。

2014年,陈素琴临危受命,调任晋城市上党梆子剧团团长。在此之前,她已在高平市人民剧团做了15年“掌柜”,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团搞得风生水起、光彩夺目。

走乡村、住窝铺、进山区、访农家,陈素琴的足迹遍及太行山的沟沟壑壑。据不完全统计,晋城市上党梆子剧团每年有280多天坚持下乡演出,年演出场次达350余场。陈素琴除了开会出差,几乎从不缺场。

没戏就“没戏”,舞台上没有作品不行。作为晋城市上党梆子剧团团长,陈素琴把艺术生产放在突出位置,下大力气去抓。3年多来,晋城市上党梆子剧团先后创作排演了《程颢书院》《太行娘亲》《郝经》3部大戏,改编上演了《梁红玉》《哑女告状》两部名剧,继续复排了《忠烈千秋》《闹幽州》《白蛇传》等优秀传统戏,初步形成了“新创剧目打局面,移植剧目闯市场,传统剧目练队伍”的可喜局面。2016年、2017年,晋城市上党梆子剧团还连续两年参加中央电视台新年晚会晚会,使上党梆子的影响力日益提升。

演员这一行,拼功夫、拼技巧,拼到最后是演员的修养和对人生的感悟。陈素琴提倡、支持、鼓励甚至“强迫”演员多读书、读好书,她给每个演职人员发放了图书馆阅读卡,在剧团的四楼开设了阅览室。在她的提议下,剧团开展了“以老带新”,剧团领导和资深演员“一带一”培养年轻演员;“以演带培”,把实际排练演出当做培养人才的过程;“以会代训”,利用总结会、讲评会、研讨会和剧情、角色专题分析会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

春华秋实,一大批中青年演员迅速成长起来。如今,剧团形成了以中青年演员为主、行当齐全、角色整

『上党梆子是我心中的歌』

记山西晋城市上党梆子剧团团长陈素琴
本报驻山西记者 杨渊

齐的演出阵容,深受观众的喜爱。面对荣耀,有人劝陈素琴可以“放手等退休”了。“不是没想过。特别是有时遇到重大困难与挑战,真想撂挑子不干了。”陈素琴坦言。可冷静下来,陈素琴还是不能这样做——想到党和人民把自己培养成人,给了自己那么多荣誉,想到组织上对自己的殷切期望,想到剧团里跟她同呼吸共命运的队友,想到舞台上观众热切又渴望的眼神……陈素琴便又精神抖擞。

陈素琴曾在微博中写道:“上党梆子,这戏有魅力,一听就着迷,那高亢明亮、粗犷朴实的声腔里,有上党地区千姿百态的历史风云。那些孝勇忠义、家国情怀、生死别离、恩爱情仇化作诗文,成为人们耳熟能详、能哼能唱的曲调,这戏里的唱念做打都有乾坤。听多了上党梆子才懂得,那是上党人的精气神儿。”

(本报通讯员朱萌对本文亦有贡献)

最美基层文化人

(上接第一版)

精准扶贫,从“指尖技艺”到“指尖经济”

通过生产性保护,一方面弘扬传承了传统工艺,另一方面实现了群众收入的增长,帮助贫困人口脱贫。一些传承人表示,“指尖技艺”已真正转化为“指尖经济”。

2017年,原文化部重点支持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非遗传承人研培计划。研培学员通过培训不仅提高了传承实践能力,而且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仅该州2017年上半年参加研培计划的学员,以“传承人+合作社/公司+农户”模式创业的就达225家,实现年销售收入逾7.5亿元,优秀学员返回当地培训新的学员并带动约9500人就业,其中贫困人口占就业总人数的58%,每家企业平均带动47人就业,实现带动就业人员均年收入2.2万元。

传统工艺工作在助推精准扶贫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疆哈密建立和完善了231家合作社,成立了刺绣协会,接收订单1.7万余件,近千名绣娘直接参与订单制作,每人月均增收1500元。湖南湘西工作站启动“让妈妈回家”计划,通过提高绣娘收入,吸引外出务工妇女回家创业。工作站还与济南、深圳等地的公司洽谈苗族刺绣订单2800套(件),金额达50万元,带动农村妇女在家门口就业160余人。

传播交流,让优秀传统文化闪耀世界舞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中外

人文交流。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据统计,5年来,全国开展非遗宣传展示活动32万场次,参与观众5.4亿人次。丰富多彩的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全面展示了近年来非遗保护工作所取得的优秀实践成果,营造了全社会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原文化部着力推进表演类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和振兴,通过活动指导、剧目调集、资金补贴、传播推广等方式,支持各地开展了一系列会演活动,提高了表演类非遗项目的展示度,增加了实践频次,维护和拓展了表演类非遗项目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近年来,非遗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我国积极参与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会议和有关国际规则的制定;借鉴其他国家非遗保护理论方法和成功实践,为世界非遗保护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我国设立了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这些机构通过开展国际培训和国际交流活动,为促进亚太地区相关国家非遗保护能力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我国与蒙古国联合申报蒙古族长调民歌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合作开展蒙古族长调民歌的田野调查和保护;与泰国、日本、英国开展传统工艺及非遗保护工作的相关交流活动,为加强同国外机构在非传统领域的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在我国已建成的35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512个孔子学院、太极、书法等非遗项目受捧,中国传统年节、民俗活动得到广泛传播。

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
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